

缘起缘灭 皆有因果
我的尘心，你不知，佛知
缘·障·男女情事

我是 佛前 一只魚

萨之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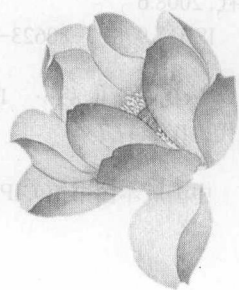


河南文艺出版社

我是 佛前 一只 鱼

萨之鱼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佛前一只鱼 / 萨之鱼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0623-974-2

I. 我… II. 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3877 号

- | | |
|------|------------------------|
| 作 者 | 萨之鱼 |
| 出版统筹 | 单占生 金 城 |
| 选题策划 | 陈 静 丹 飞 萨之鱼 |
| 责任编辑 | 李 辉 |
| 特约编辑 | 萨之鱼 |
| 美术编辑 | 李定斌 |
| 封面设计 | 回归线视觉传达 |
| 责任校对 | 伊春萍 |
| 发行总监 | 陈霖霏 |
| 出版发行 | 河南文艺出版社 |
| 本社地址 |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
| 邮政编码 | 450011 |
| 本社网址 | www.hnwybs.cn |
| 承印单位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
| 经销单位 | 新华书店 |
| 纸张规格 | 700mm × 1000mm |
| 印 张 | 18 |
| 字 数 | 310 千字 |
| 版 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80623-974-2 |
| 定 价 | 28.00 元 |



目 录

禅

- 我是佛前一只鱼 / 1
悟空,你不爱我了,你跟谁去天长地久 / 4
姑苏僧 / 8
花之妖 / 15
关于那村的真实事件 / 20
我的名字叫伊莲 / 25

痴

- 你是勇敢无惧的少年 / 30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 34
如果·爱 / 39
大海与淡水鱼的爱情 / 43
青瓷 / 46
有情书 / 51
情人还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 / 56
美锦良城爱情天 / 59

等

- 漫长且苍凉的等待 / 64
苏三的康定情歌 / 67
谁人与共,仗剑天涯 / 71
大城小爱 / 76
十一月晾晒的锦缎 / 81
莫相扣 / 85
似是故人来 / 88

寻

- 像Vitas一样扑啦啦地飞 / 91
陈年 / 96

巴别城的女人 /103
寻她千百度 /108
杀狼 /111
子曰 /116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你 /120
寻找玛雅 /123
与夫书 /129
礼物 /132
喜欢两个人 /137
三个人的游戏 /141
一路能有多少情 /147
冰淇淋咖啡和为爱痴狂的爱情 /149

迷

相亲竟不可相近 /154
天黑了,请闭眼 /159
花杀 /164
吾爱的·亲爱的·错爱的 /169
弃城而逃 /174
亲爱,这么爱你为什么 /179
永远到底有多远 /184
22:00 以后的意乱情迷 /188

惑

耳朵 /194
身体的往事 /197
小女子我有点不正常 /202
爱情算什么东西 /204
在路上 /209
别人的风花雪月我才不管 /212
最后一只石榴 /217
一二三,亲爱的,你来。四五六七,不离。 /219
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237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 /244
等到风景都看透,谁来陪我看细水长流 /260
月下正梳妆 /272



我是佛前一只鱼

我是佛前一只鱼。

沾染佛经，享尽人间香火。安静地游弋。

佛从来没有低头看过我。我只知道佛一直高高在上。他要普度众生。他要倾听凡间种种。

我几次用敬仰的目光，抬头看着他。祈盼他为凡间忙碌的目光，可以在某个瞬间从我身上轻轻掠过。只要轻轻掠过，哪怕会生长出寂寞且纠缠的青藤。

来烧香拜佛的人很多。

善男信女。求风调雨顺。求五谷丰登。求榜上有名。更多的求姻缘。有时候听佛念叨：“千年姻缘一线牵。”似乎，这事应该月老去做。佛不过是偶尔帮帮小忙。

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心事。

我不敢再以灼热的目光去敬仰我佛。也不再欢快游弋。我学会了庸人自扰，整日叹气。

修行未满，我逃出了佛地，转身化作了一个凡间女子。藕色心字罗衣两重，我决定去凡间走一遭。

鱼尾化作双腿，学人走路。我的脚疼痛无比。一不小心，差点摔倒。“姑娘，小心。”一双有力的手扶住了我。还没看见他的模样，我已经为他的声音怦然心动。似佛诵读佛经。我抬头，差点惊叫。难道是佛也化作了凡人？我的眼眶里堆满了一种叫眼泪的东西。

见我楚楚可怜，孤身一人，他收留了我。

他说，凡事皆有余。于是，给我取名：小余。

我欣然答应。现在，他是我的主人。

主人家中就他一人。主人喜好不多，最爱的是诵读佛经。无意恍惚之间，我常会

把他当做佛。但我知道他不是。

我在主人的眼里读懂了怜惜。若是今生托付于他，应该也是一件美事吧。

主人终是牵了我的手。说要前往感谢老天，感谢佛赐予良缘。

我犹豫了许久。害怕在佛前，前尘往事一并回来。

主人却以为，小余害羞了，如娇弱小女子。

烟花三月，正值春季。

前往寺庙的人很多。我竟觉是在奈何桥上走了一遭，等了千年，忘了喝孟婆汤。

我的手在主人的手里热汗一阵。

主人与我齐向佛叩首。我不敢抬头。

心底一声轻叹。主人，能与你共结百年，是小余千年修来的福气。

“大胆妖孽，竟敢私自下凡迷惑众生！”一声怒喝，主人居然化作了佛。

原来如此。

原来只是月老可怜我对佛的一片痴情。

原来主人即是佛，佛即是主人。

原来主人或是佛，早已知道我即是妖。

原来如此。

两行泪下。

我跪拜在佛前，低头不语。

我不祈求佛会大发慈悲。此时，我终参透了主人说的：“凡事皆有余。”一切只怪我太过贪恋。

我仰头倔强地看着佛。

藕色两重心字罗衣，湿了整个烟花三月，江南的柳絮。

我问，佛，若不是你也有意，月老会促成这段缘？

佛闭眼长叹一口气，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妖终究是妖。”

佛说：“我佛慈悲，妖孽还有话要说？”

我冷笑。佛，你是我主人的时候，怜惜小余，体贴有加，也贪恋温柔缠绵。殊不知若不是月老牵线，我自是无从得知，我佛也有凡间男子一般的情愫……

佛一声怒喝：“大胆妖孽，迷惑众生还敢强词夺理？永世不得超生！永世不得超生！”

我笑。

佛，是我错了吗？

喃喃自语。

佛，可否念在旧日情分上，让小余自寻一良好归宿？

佛惊愕。



佛可忘记一切,小余不可以。佛可罚我永世不得超生,我只想求佛一次,让我做一只木鱼,可否?

我终还是说了。我依然想陪在佛身边。即使做一只木鱼。即使终日遭受他人敲打的疼痛。

可知,疼痛即是记得。

我不过,不想忘记。

佛转身,应允,不再看我。

我成了一只木鱼,日日夜夜,疼痛,日日夜夜,记得。

不知何时,佛闭了眼睛,双手合十:“南无阿弥陀佛……”

也许佛记得,也许佛忘记。

反正,佛不再睁眼看我。

悟空，你不爱我了，你跟谁去天长地久

那只死猴子又来了。我正对镜贴花，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铜镜里，把一枝开得娇艳欲滴的桃花插在我的发间。随即拍手叫好：“小娘子，真好看！”

我偷偷瞟了一眼铜镜中戴了桃花的人儿，眼前一亮，飞了半边红霞。佯怒：“死猴子，别整天在我耳边儿唧唧歪歪的。”死猴子臭着脸，一副恶相：“小娘子要是嫌我唧唧歪歪的，那我可到外边儿风流快活去了！”说罢立即转身。我一恼，揪住他的耳朵：“死猴子敢往哪里去？”

霓裳一脚把门踹开，收回金莲，倚在门边，不整的衣衫露出半点春色。“姐姐，您这可是一夜春宵万金难买呀！”一扭腰肢，拈起搁在铜镜旁的桃花，擅自戴在发间，一人在镜前左右顾盼。“姐姐，您看这镜中人儿可是霓裳？”好一个美人坯子。自我第一次见到楚楚可怜的霓裳时，我就深知这一点。桃花映照下的她更是摇曳生姿。

第一次看到霓裳，她还是一只未成人形的九尾狐狸，在雪地的灌木丛林里挂伤了腿。一双眼睛里满是泪水，却不让它掉下来。我上前去抚摩它的毛发，它戒备地朝我低吠，“小狐狸啊小狐狸，我们同是异类，我不会伤害你的，让姐姐看看你伤得重不重？”我轻轻地摸着它的毛发，试图让它觉得舒服一些。它伸出粉红的小舌头，舔舔我的掌心，我笑了，这个精明的小家伙认同我了。

我把霓裳带回了家，屋里的一炉火照亮了它的眼睛。我小心翼翼地给它包扎了伤口，抱着它柔软的身体，枕在它的九尾上睡着了。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屋里居然没有了它的身影。我想也许这样一个精明的动物不适合跟我这样孤居的女子生活在一起吧。“姐姐……”转身，我看见一个乖巧模样的小姑娘。“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于是，之后，霓裳跟我相依为命。这个小东西睡觉的时候，喜欢枕在我怀里，嘴角还漾着幸福的笑。记得第一夜临睡的时候，她凑在我耳边说了句：“姐姐，你不能丢下霓裳不管！霓裳也要陪着姐姐。”我耷下眼皮，含糊着答应：“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霓裳已经长大了。学会了作为人尤其是作为一个人间女子的风情种种。有时候我真怀疑她还是不是和我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霓裳，那个从前乖巧的女孩现在是一个骚味十足的狐狸精。

我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刹那如落在地上的桃花残瓣。“放肆！”霓裳的眼里开始雾气涟涟。她看了我一眼，“姐姐，你以为那只猴子会一辈子只对你一个人好吗？”我没有说话。“姐姐，别忘了你我都是妖精，你的生存不是为了和那只猴子的一时贪欢，我们要的是将来的长生不老。到时候，姐姐想跟谁一夜春宵就跟谁一夜春宵。”霓裳的一个媚眼打在了我的眉头上，我皱眉。

我是知道将来的。将来，死猴子会遇上一个叫唐玄奘的和尚。将来，死猴子要跟这个唐僧去西天取经。将来，他们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然后换得大唐盛世。我遇到死猴子的初衷不过是想借他之身更快接近唐僧。我是妖精，我要的是长生不老，我要吃的是唐僧的肉。可是，现在，我却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只死猴子。

“死猴子，你会不会一直爱我？”

“会！”

“真的？”

“真的！”

死猴子住在水帘洞里，自封为王。我喜欢他那逍遥自在快活的日子，尤其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能逗我开心。难道真的是书上说的“只羡鸳鸯不羡仙”？这个死猴子从来没有什么忧虑的事情，整日和他在一起，我贪恋他的好。尤其是左一句右一句地叫我“小娘子”！把我最开始的羞涩和最开始的矜持全部融化掉。这些都是霓裳告诉我的。

月圆的晚上，霓裳突然来找我。“姐姐，你变了……”我在霓裳的眼睛里看不出她任何的心思。她到底想说什么？这个与我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我居然猜不出她在想什么。“姐姐贪恋猴子给的一时欢愉……”她又旧话重提。“霓裳，我们能不能不要说这些？”我很不高兴。霓裳一直没有男人。或是霓裳不懂得爱或是不爱。她依然强硬：“姐姐，我只知道要长生不老，霓裳要陪着姐姐一辈子！”我问她：“霓裳，你不找个心爱的人陪着，一辈子会很苍凉，长生不老又有什么意义？”

我不想长生不老了，我也不想让死猴子遇上唐僧，我要带着死猴子离开这里。霓裳媚眼一飞：“姐姐，你不后悔吗？”我肯定地点头。“姐姐，你肯定那只猴子也像你爱他一样爱你吗？”我肯定地点头。霓裳拂袖而去，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姐姐，您可别后悔！”

死猴子要我陪他去晒太阳。“小娘子，帮我挠挠，这儿痒。”我的手爬上他的腰间，他惬意地微闭了双眼：“小娘子的手真暖和！”“死猴子，你跟我发誓！”他发现了我的

异常：“怎么了？小娘子。”我故意咬牙切齿：“我要你给我说，爱我一辈子！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他轻轻用右手一勾我的下巴，“小娘子要杀我，何必着急现在？”我恨这不解风情的死猴子，掐在他腰间的手移至他的颈项，“快说！”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我笑了，我懂这两句话的意思。我想起了霓裳，霓裳自然不会懂。她只懂长生不老。

我回到屋里，发现霓裳也在我屋里。霓裳一解腰际的衣带，衣衫“哗”的一下，美丽的裸体在我面前一览无余。我第一次发现霓裳的背影居然和我的背影如此相像，这么多年来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难免会一样吧。她径自拿了昨夜我扔在床头的衣物，慢慢穿上。转身看着我笑，“姐姐，你看霓裳穿上你的衣服像不像你？”我和她一起站在铜镜里，居然自己也恍惚了，到底霓裳是我还是我是霓裳。“死猴子，别整天在我耳边儿唧唧歪歪的。”霓裳学着我的腔调，完毕掩嘴就笑。“姐姐，我学得像不像？”我抚着她的长发，有点黯然失色的失落。“霓裳真好看！”

霓裳让我看见了生命的流逝。这么多年，就这样不经意地走了。我的红颜又还有几分？我一定要和死猴子离开这里，找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幸福地生活。我简单地收拾了些细软，去找死猴子和我一起离开。我留给霓裳一张字条：“霓裳，姐姐不要长生不老了。姐姐要那只死猴子。保重！”

水帘洞外的小猴子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挡住了我的去路，“大王不在！”我淡然一笑，这死猴子除了这水帘洞还能躲到哪里去？洞外的那些小猴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还想拦我。

“大王，来，我敬你一杯……”一个女子的放荡。

“小娘子，不要跑！”还有死猴子的调情。

我的剑在鞘里铮铮作响，“死猴子！”我的剑抵在了他的喉结。对面那个放荡的女人，长发掩面，衣衫不整，半露的春色中残有吮吸的唇印。我忍住了眼眶中的流水。酒醉如泥的死猴子还不知死活地喊着：“小娘子，不要跑……不要跑……”我定睛一看，放荡女子身上的衣物居然是我的。“妖女，你怎会有我的衣物？”女子凄笑，“姐姐，你现在知道了，你对这只猴子来说，只不过是件衣裳而已。”居然是霓裳。

原来如此。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还是“弱水一瓢，也取三千”？

我收回了剑，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离开了死猴子，也离开了霓裳。

我在水帘洞的正南方的路口，搭了一个小客栈。习惯每天给路过的客官泡一壶好茶，然后把剩下的茶渣倒在路边，等着过往的人、妖怪或是神仙把晦气都带走。许



多客官喝了我泡的茶，心旷神怡，都说明白了些什么。他们是明白了，我还是不明白。

第一年，在我倒过茶渣的路边，长出了第一棵菩提树。

死猴子来找过我，讨了一杯茶喝，拦住了我要给我解释。他依然飞扬跋扈，眉毛一挑在我耳边儿唧唧歪歪。我看着他着急的神情，一直在动的嘴唇，耳朵一片空白，轻掩他的嘴：“客官，别费神了，我什么也听不见！”然后，笑靥如花。

第二年，在我倒过茶渣的路边，长出了第二棵菩提树。

霓裳也来了。“姐姐，我那样做，只是为了让你明白某些东西！”我的耳朵继续空白，“霓裳，姐姐还是不明白。”“姐姐，跟我回去等唐僧吧，你说过要和我长生不老的！”我笑了，“霓裳，死猴子也给姐姐说过‘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第三年，在我倒过茶渣的路边，长出了第三棵菩提树。

最后来找我的是如来佛主。佛主双手合十：“听许多老友说你泡的茶极有禅意，悟性极高。看来，你我有缘。不知你愿否让我度你为一根灯芯，以便在世长明？”原来我是有慧根的，我欣然应允。

如来佛主问我：“你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结？”

我望着水帘洞的方向，喃喃自语：“佛主，可不可以罚他压在山下五百年……日后不近女色？”

姑苏僧

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寒山问拾得》

1. 我惹一身尘埃，入你的佛门

我又来看你了。

朱红的大门，模样居然改了，说是有你的禅说，我竟然是那么害怕跟你如此亲近的接触，你的眉目，你的模样，你的声音，都将离我那么近。

依然是群树荫荫，依然是善男信女，唯独我，把你当做一个普通男人一样来仰慕。甚至，我恨自己不能跟你生在同时，处在同地，不能像跟你同时同地的那些僧人一样，哪怕只是远远看你一眼，也足够。

我是那么的嫉妒。

我惹一身尘埃，入你的佛门。

你也不弃我，不嫌我。我点烛，上香，跪拜，无比的虔诚。我对你的至高无上的致敬，我是那么的谦卑与低姿态，转完一个佛堂又是一个佛堂，最后才去看你。

见你的模样，见你的容颜，见你千百年来，不改的慈悲。那么，你对我的这点小女子私心之爱也是满怀慈悲的吧。我又如何能不知你对我的慈悲，我痴情为你，癫狂为你，甚至闭上眼，就记起你闭目的神情，你什么也不看，心眼却开了，你看到了一身尘埃的我，你看到了自怨自艾的我，你看到了自卑自大的我，你看到了一个最俗气的我。然而，你依然气定神闲，唯独我，败下阵来，败给了你。

我常在想，西行的路，一个人漫漫，有无其他艳丽女子，接过你的行囊，唤你的俗



名,给你做饭洗衣,企图留下你,不让你一个人独行?

2. 寒山子,不知何许人

我听寺里的小和尚说,那大片大片的桂花是寒山师父一个人种下的。

寒山何许人也?《全唐诗》八〇六卷用了这样七十八个字来介绍:“寒山子,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唐兴县寒岩,时往还国清寺。以桦皮为冠,布裘敝履。或长廊唱咏;或林墅歌啸,人莫识之……尝于竹木石壁上书诗,并林墅屋壁所写文句三百余首。”我掩卷笑出泪来,活生生的一个人,长长的一生就这样简单地被七十八个字概括了全部。

《全唐诗》里的寒山竟然是如此粗朴的一个人,和我认识的是那么的不同。

我不是妖,不是仙,也不是魔,更不是障,我是孽。我是寒山深深种下的孽,不能弃,不能忘,不能没,消失不掉。

还没认识寒山之前,我的世界是一片混沌,那时,我的嗅觉、味觉、听觉都还未成熟。我唯一能感觉到的是头顶微弱的光,连同自己微弱的呼吸。直到有一天,那微弱的光直接穿透我的头顶,我看见了第一个人。那是一个男人,他提着灯笼,踩在青翠的草上,那些草上还带着暮珠,我突然说了一句话:“那些星星点点是什么?”他回过头来,对着我一笑,就是那一笑,就是在那一笑里,寒山种下了孽。

他荡漾着笑意说:“那些星星点点,是神仙打着灯笼从天上走过……”

“神仙?神仙又是什么?”

“神仙?神仙就是普贤菩萨。”

“那我是什么?”

“你的问题真多。你,你是灵,你是天地灵气。”

他大笑着依然大步朝前走,诵起几句诗来:“惯居幽隐处,乍向国清中。时访丰干道,仍来看拾公。独回上寒岩,无人话合同。寻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

“那你是什么?”我赶紧叫住了他。

“哈哈,我是路过,我是灵的路过……”

3. 傻瓜,我是拾得

寒山说我是灵,我是万万不懂的。但是,他既然说我是,那就是。谁都不会料到,到最后,我居然成了孽,还不仅仅是寒山一个人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叫拾得。

寒山的诵诗越来越远,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作为一个灵应该干些什么?寒山知道的那么多,我要再去找他问问。然而,他走得太快了,我根本没办法跟上,我迷路了。我突然被一只手拎了起来,我睁开眼睛看着他,他不是寒山,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内心有些什么东西在涌动,这个男人也对着我笑,他背后的阳光直接笼上来,我突

然明白了什么叫佛光。原来我是有颗朝圣的心的，佛光下来的时候，内心震撼。

我一溜地伏倒在地，他愣了一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小家伙，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神仙……”

他俯下身来，轻轻地把我拎起来，放在他的肩上：“傻瓜，我是拾得。”

之后，他不再跟我说任何一句话。我就坐在他的肩上，和他一起披星戴月地走完了整条山路。到了一座寺门前，他把我放下来，把我放在一朵桃花上：“我要去干活了，你在这等着我，别乱跑。”

我小心地趴在一朵桃花里，桃花的香味太浓烈了，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对拾得总是有些小心翼翼的样子。

4. 我要去云游四方了

拾得是个很勤快的人，我总是看见他抢着干寺里最脏最累的活。拾得也是个很善良的人，我总是看见他带着些流浪的猫猫狗狗回来。就好像我，我也是他捡回来的。我像是他的女儿，但是我觉得他缺少一个女人。我怎么会突然有了这样奇怪的想法？我只是看见经常来烧香的男女，有携子带女的，也有年轻男女来求姻缘的。我想，一个男人需要的都应该是一个女人吧。

拾得会有女人吗？他那么喜欢捡东西回来，哪个女人会喜欢一个收破烂的？我整天没事就胡思乱想这些，有时候，自己都会觉得很好笑，我就叮叮叮地笑起来，笑的时候因为身体的颤动，我把自已从桃树上颠了下来。

我决定要去旅行，不对，用拾得的师父的话就是，我要去云游四方了。

我开始发现自己身体的奇怪，就在我接触地面的那一瞬间，我的身体里不停地咯吱咯吱响，然后地面离我越来越远，我好像是在生长。这种感觉太奇怪了，我要长大了。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一个池塘，掀开池塘的那些枯叶，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我原来是这样的，我原来和世间的普通女子是毫无区别的。

5. 再见寒山

我的模样和普通女子毫无区别，但是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我是灵，我不食人间烟火，我食日月天地精华，饮雾露，宿花草丛中。我在云游四方的日子里，懂得了人世间的情感，懂得了人世间的纠葛，懂得了人世间的痴与缠。

等我再见到寒山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我内心的那些涌动是什么。

寒山道，无人到。若能行，称十号，有蝉鸣。

无鸦噪。黄叶落，白云扫，石磊磊，山奥奥。

我独居，名善导。子细看，何相好。
寒山寒，冰锁石。藏山青，现雪白。
日出照，一时释。从兹暖，养老客。

我居山，勿人识。白云中，常寂寂。
寒山深，称我心。纯白石，勿黄金。
泉声响，抚伯琴。有子期，辨此音。

重岩中，足清风。扇不摇，凉冷通。
明月照，白云笼。独自坐，一老翁。

寒山子，长如是。独自居，不生死。

深深空山中，响起那熟悉的声音。寒山依然在诵他的诗。夜幕里，他依然打着他的灯笼，踩在青翠的草上，那些草上依然挂着暮珠。我依然问他：“那些星星点点是什么？”他还是回过头来对我一笑，然而竟没答出那句话，我望了他一眼，一直望到他的心里。他的凡心动了，我走过去，裙脚扫过暮珠，竟然发出叮叮叮的声音。我走近他，接过他手里的灯笼，一口气吹灭了，“那些星星点点，是神仙打着灯笼从天上走过……”

他没有再说话，他走在前边，我提着灯笼走在后边。我们一前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说。

6. 我是灵，我也是孽，我是你种下的孽

我们像是很有默契，也像是在赌气，谁也不理对方。这种矜持，就像是太极，我们谁也不愿意行差踏错。然而，我却是心花怒放的，要不然那些湿了眼的草怎么会叮叮叮地站了起来，连那些闭上了眼的花儿都叮叮叮地张开了小巧的嘴。我那身云游四方的素衣竟然也在暮黑里闪耀着点点的光，就像是星星。而我和寒山就像是打着灯笼的神仙，我们在山上走，我们在路上走，我们在云上走，我们在梦里走，舍不得睁眼，生怕这条路太短，一下子就走没了。

他突然停下来，我差点撞上去。原来，我和他挨得那么近。

他叹了一口气，接过我手里的灯笼：“你是灵，不是妖，不是仙，也不是魔，更不是障。”

我懂他的意思：“我是灵，我也是孽，我是你种下的孽。”

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自己还会诱惑，原来自己不是妖，不是仙，不是魔，不是

障，却是诱，是惑。我靠近他，伸手捋了捋他额前稍乱的发，拭掉他那些微微的汗。

“寒山，你在怕什么呢？”他的呼吸微弱却紧促。

“寒山，你为什么要怕？”他仍然不说话，我的手抚在他微闭的眼上。

“寒山，这世间只有你我……”

“不，不，这世间还有千千万万……”

“可是，寒山，我只有你。”

“……”

7. 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

我那身云游四方的素衣沾染了世间的苦难，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五阴盛。那些苦难深深植入我的皮肤，我的身体，连同我的心。直到再次见到寒山，我才明白为什么人会有那么多的苦难。

“寒山，以后你都不再是一个人了，你将永远都有人记得。”

寒山独自坐在山洞口，像是在想什么。半月照进来，白云簇拥着他，我惊奇地看着他，他没有睁开眼睛，依然在想着什么。我走过去，伸手摸那些云，是那么软，那月光照在身上，是那么温暖。我突然觉得，爱上一个人，是那么好。

我虔诚地爱他，爱他的虔诚。我坐在他的对面，月光照下来，白云也簇拥着我，我内心的东西又开始涌动了。安静的天地间，只听见我和他明晰的呼吸和心跳。

我开始做他的厨娘，操持他的家务。我酿米酒，煮桂花米酒，和他读经文、诵诗。

我煮开酿好的米酒，放下干枣、桂花和糖，想要浓稠一点再放些藕粉，亮晶晶地做成一碗桂花米酒。我沉浸在桂花的迷香里。他说，姑苏城的十月正是桂花开得最艳的时候，什么时候下山去看看吧。

8. 我是拾得的孽，他却是我的劫和难

若不是下山，我想我都已经忘记了还有拾得这样一个人。

我站在桂花下，琐碎的金黄色扬起晶莹的风。拾得走过来，牵住我的手：“小傻瓜，我叫你在桃树上等我，你怎么跑了？”我竟然也没放开拾得的手，不是因为他抓得牢，而是他的佛光，我再次被他身上的佛光震撼。

“小傻瓜，你居然已经长这么大了，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

拾得拽着我的手，问长问短，仿佛我是被他遗失了许多年的一颗珍宝。他眼睛里的热情是寒山看着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我居然被他感动了，任由他拽着我的手。

如果说我是寒山的孽，寒山的诱惑，那么拾得对我来说，又是什么呢？是孽吗？是